

## 誰主宰了誰

**19:18** 大衛逃避，來到拉瑪見撒母耳，將掃羅向他所行的事迹說了一遍。他和撒母耳就往拿約去居住。**19** 有人告訴掃羅，說大衛在拉瑪的拿約。**20** 掃羅打發人去捉拿大衛。去的人見有一班先知都受感說話，撒母耳站在其中監管他們；打發去的人也受上帝的靈感動說話。**21** 有人將這事告訴掃羅，他又打發人去，他們也受感說話。掃羅第三次打發人去，他們也受感說話。**22** 然後掃羅自己往拉瑪去，到了西沽的大井，問人說：「撒母耳和大衛在哪裏呢？」有人說：「在拉瑪的拿約。」**23** 他就往拉瑪的拿約去。上帝的靈也感動他，一面走一面說話，直到拉瑪的拿約。**24** 他就脫了衣服，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說話，一晝一夜露體躺臥。因此有句俗語說：「掃羅也列在先知中嗎？」(撒 19:18-24)

大衛為了擺脫掃羅的謀殺陷阱，先後逃離掃羅和自己在基比亞城的居所，直奔撒母耳的家鄉拉瑪，大衛來到拉瑪見老先知撒母耳，並將掃羅向他所行的事迹說了一遍。然而，撒母耳到底能不能保護大衛，倒真是一個疑問，因為當年在吉甲之獻祭事件，撒母耳公開宣告神已拒絕掃羅繼續作王，也形成掃羅與撒母耳公開決裂了(參撒 15:17-35)；而且自從王國成立以來，政治與軍事能量，都向天帝靠攏，撒母耳在政治及軍事上的角色日漸淡化，而且年事漸高，又怎會是保護大衛的可靠堡壘？尤其是掃羅的狂躁、失常，已經不按常理出牌。



撒母耳和大衛就往拉瑪的拿約去居住。拿約很可能是地名，而原文是指「居所」或「營地」。不少解經家推斷，那是拉瑪城內一個特別的社區，甚至可能是撒母耳所領導的先知學校，拿約就是跟隨撒母耳學習的一群先知的「居所」，此字在這裡是複數，更反映了那是一個群居的社區。故此，當掃羅打發一班捉拿大衛的人，去到拿約之時，見到有一班先知都受感說話，而撒母耳則站在其中監管他們，那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描述。

大衛開始逃亡生活，他先往拉瑪見撒母耳，然後到拿約暫居，我們可以看到大衛的選擇，仍然以尋求神的僕人之指導，也可以推論為尋求神智慧之方向。我們不妨先假設大衛來投奔撒母耳，目的是投靠這位屬靈領袖所事奉的神。這個假設由大衛回顧一生的頌讚詩所印證，大衛讚美神說：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。祂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角，是我的高臺，是我的避難所」(撒下 22:3)。

掃羅得知大衛行踪，就差人窮追到拿約，但他的部下在現場受上帝的靈感動說話，換言之，神的靈完全控制了他們，他們進入不能自制的狀態，無法執行王帝的差事。掃羅自然不會就此罷休，他第三次打發人去，但被差之人們也同樣受感說話！

然後掃羅決意自己親身前往拉瑪，到了西沽的大井，多疑的掃羅再次搜集情報，就在附近查問當地人：「撒母耳和大衛在哪裏呢？」他得到同樣的答案：「在拉瑪的拿約。」他就決定往拉瑪的拿約去。誰知奇異的事情同樣發生在掃羅身上，他還沒有抵達拉瑪，上帝的靈就已經感動他，他一面走一面說話，直到拉瑪的拿約，在無發自制的狀況下，這位原本要來殺害功臣和駙馬的王帝，來到拿約的先知學校，再遇撒母耳和大衛。

掃羅所差派去拉瑪的三批人，都被聖靈所難阻和控制，無法捕拿和殺害大衛，反倒「受感說話」，如今掃羅的遭遇，比他的部下更厲害，他還只是在路上，已經被神的靈所控制，不由自主地一面走一面說話。弟兄姊妹，從現實角度出發，看來年邁而且無權勢的撒母耳，未能保護大衛，但神的靈卻親自拯救，叫身陷困境中的大衛，再次脫險。

衣服本來用作遮蔽羞恥，掃羅作為一國之君，卻不能自己地脫了衣服，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說話，一晝一夜露體躺臥，想不到國王以這種尷尬的勢態到訪先知學校。因此有句俗語說：「掃羅也列在先知中嗎？」這句俗語帶點諷刺的語氣：掃羅「竟然」也是先知嗎？按撒母耳記之記載，掃羅一生共有兩次「受感說話」的經歷，除了這一次，在他初踏政治舞台之時，曾被神的靈大大感動(撒下 10:10)，那時的屬靈光景，與這次一晝一夜露體躺臥，何止天與地的差別。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，倘若我們身處危險與艱難之中，我們要選擇投靠祂，邀請祂介入我們的困局，並要確信上帝定會拯救我們，像拯救大衛一樣，因為祂大能的手，完全主宰那些自以為可以主宰別人的人。在時代劇變，職場反覆不定的時候，**到底誰主浮沉？我確信是萬軍之耶和華。**

總幹事



劉國偉

2024年5月3日

### 市井心靈默想

倘若我們身處危險與艱難之中，我們要選擇投靠祂，邀請祂介入我們的困局，並要確信上帝定會拯救我們，像拯救大衛一樣，因為祂大能的手，完全主宰那些自以為可以主宰別人的人。

### 經文默想及祈禱.....

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。祂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角，是我的高臺，是我的避難所」(撒下 22:3)